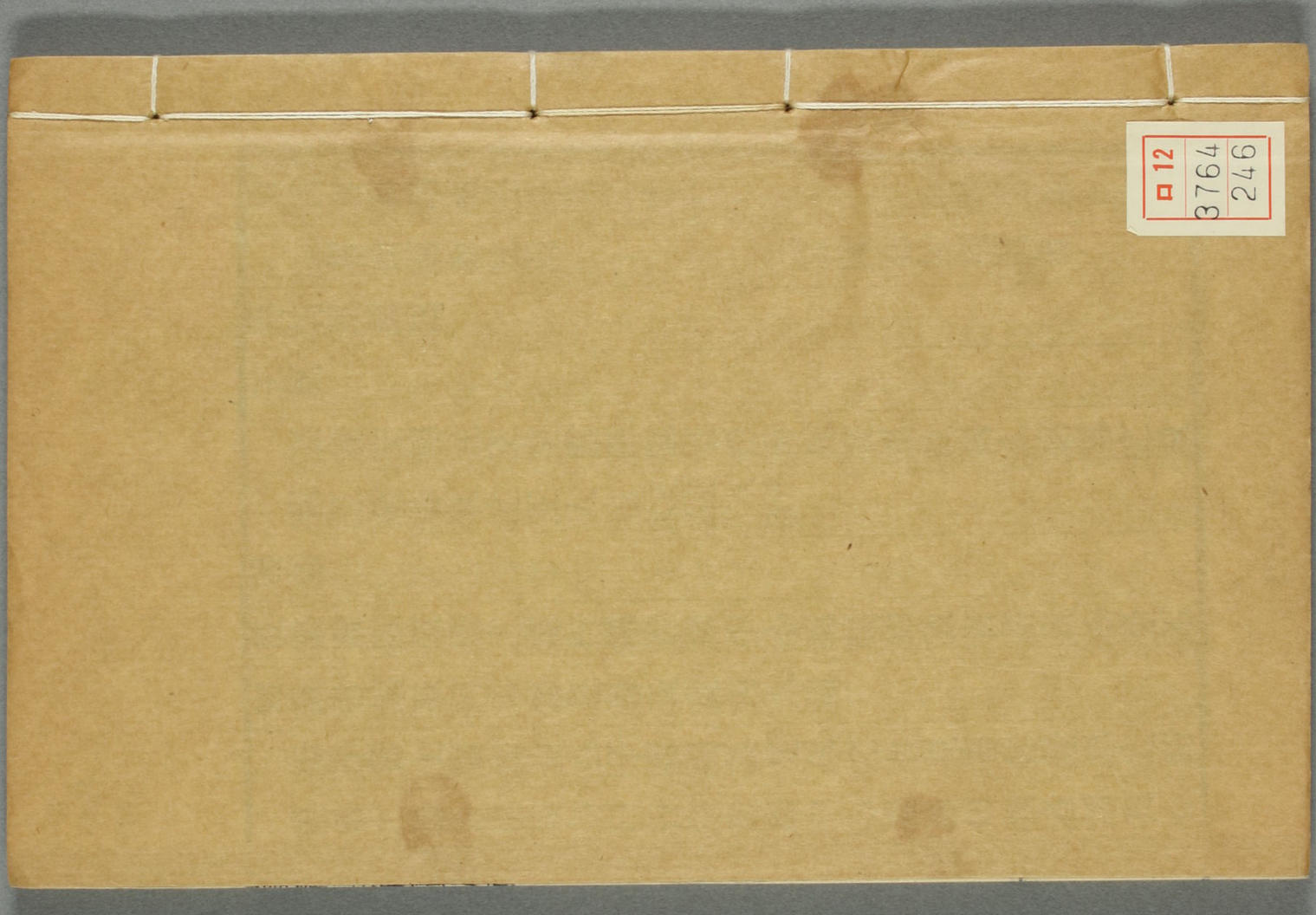



12
3764
246



b12
3764
246

魯詩遺說攷四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魯詩國風四

王風

服虔左傳注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史記吳世家注補）

黍離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新序節士篇衞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

未下中七凡
1991.4 贈寄
91-279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喬樅謹案黍離毛詩以爲閔宗周韓詩以爲伯封作說與魯詩並異說苑奉使篇載趙倉唐爲太子奉使於文侯亦稱黍離之詩蓋以此詩爲憂思見害故於文侯父子間借以爲諷說苑奉使篇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請爲太子奉使文侯召而見之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好晨風與黍離文侯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補

喬樅謹案韓詩外傳八載趙倉唐引黍離詩與此同子政說苑所採蓋據魯詩也此詩韓生以爲伯封所作雖與魯說不同而其事正相類故於趙倉唐奉使一事魯韓並引以爲證也

尒疋釋訓慆慆憂無告也郭璞曰賢者憂懼無所訴也補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慆本又作搯邢疏云樊作遙毛傳云搖搖憂無所愬搖遙並慆之假借說文懼下引尒疋懼懼慆慆憂無告也字並作慆然則魯詩文當作慆慆也

列女傳三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魯漆室女

篇補

君子于役

雞棲于塒

雞棲于桀

尒疋釋宮雞棲于杙爲桀鑿垣而棲爲塒李巡曰別雞作棲之名也弋櫱也寒鄉鑿墻爲雞所棲曰塒詩義正郭璞曰皆見詩

君子陽陽

其樂只且

張衡西京賦其樂只且

左執翿

尒疋釋言翿纛也纛翳也李巡曰翿舞者所持纛也孫炎曰纛舞者所持羽也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毛傳翿纛也翳也與尒疋訓同段氏云翳也之上當有纛字此熠燿舞也舞熒火也之例胡承珙曰案說文羽部翳翳也所以舞也从羽殹聲詩曰左執翳此據集韻今說文引詩作翿乃後人據俗本毛詩改之據此知詩本作翳說文無翿字翿乃儔之別體人部儔翳也从人壽聲徐鍇曰儔古與翿同義蓋儔正字或作翿經典遂通用翿若纛字六書所無不但作纛爲俗卽作纛亦非尒疋釋言當本作翳翿也翿翳也陳風值其鷺翿傳云翿翳也正義曰翿翳釋言文可證此詩當是左執翳故爾雅以翿釋翳以翳釋翿翿翳聲義並同故毛傳引尒疋中間可省一翿字若尒疋本作翿纛也纛翳也則詩文並無纛字何用並引纛翳也一句乎至翳旣爲翿翿又爲翳一義相承故說文卽約之曰翳翳也若陳風則經文本作翿不作翳故

毛傳亦止引尒疋翿翳也一句耳

楊之水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揚之水或作楊木之字據漢石經魯詩唐風楊之水字作楊則此楊字亦當从木楊地名也見漢書楊雄傳

中谷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說苑建本篇孔子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補

喬樅謹案列女傳七魯哀姜篇引詩啜其泣矣二語同韓詩外傳引作惙其泣矣文與魯異馬瑞辰曰啜卽惙之假借釋名曰惙短也惙从叕故訓爲短气貌猶方言訓黜爲短說文訓叕爲短面也

菟爰

逢此百罹尙寐無叱

尒疋釋故罹憂也叱動也 補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罹本作離叱本亦作訛今攷李善文選盧子諒詩注引詩逢此百離毛萇曰離憂也一作罹又尒疋釋文訛言下云訛字又作叱亦作譌據說文言部譌譌言也

从言爲聲引詩曰民之譸言口部吪動也从口化聲引詩曰尚寐無吪是訓言之譸譸爲正字訓動之吪吪爲正字釋文於訛言下異文載吪譸二字故訛動下不復見離者罹之假借訛者吪之假借毛氏古文當作逢此百離尚寐無訛罹字吪字乃從今文所改尒疋今文之學所釋皆据魯詩字當作罹作吪也

雉離于羅

尒疋釋器罿謂之羅罿罬也罬謂之羅羅覆車也孫炎曰覆車是兩轅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毛詩正義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罟以捕鳥補

喬樅謹案說文云罬覆車網也或作羅馬瑞辰曰羅孫謂以掩兔罟也字又作罝莊子釋文罝本又作羅是羅罝亦可通用據齊語田獵畢弋韋注畢弋掩雉兔之網也是古者掩雉兔之網可以同用詩蓋以羅羅罿可兼取雉兔而縱兔取雉以喻王政之不均也

我生之初尚無造

尒疋釋言造爲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訓造爲僞僞亦爲也荀子云性惡也善僞也僞字皆爲字之假借

我生之初尚無庸

尒疋釋故庸勞也補

喬樅謹案毛傳庸用也据尒疋知魯故與毛訓異鄭君箋詩

亦用魯義改毛

葛藟

皇甫謐曰桓王失信禮義陵遲男女淫奔謾僞並作九族不親故詩人刺之今王風自兎爰至大車四篇是也

案孔穎達詩譜王風正義曰如謐此言以葛藟爲桓王之詩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謐言非也定本序云刺桓王誤也又葛藟序正義曰定本云刺桓王義雖通不合鄭譜陸德明釋文曰詩葛藟序刺桓王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爲桓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據孔沖遠詩皇矣正義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以阮徂共爲三國名本魯詩也然則以葛藟爲桓王詩蓋亦魯訴

在河之滸

尒疋釋邱夷上洒下不濟李巡曰夷上平上洒下陭下故名濟孫炎曰平上陭下故名曰濟不者蓋衍字毛詩正義郭璞曰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濟不發聲也補

喬樅謹案毛傳訓濟爲水隒說文隒厓也爾雅曰涘爲厓故厓岸附於釋邱焉

采葛

彼采蕭兮

張衡思元賦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補

彼采艾兮

東方朔七諫蓬艾親日御于牀第兮馬蘭踶踔而日加補

喬樅謹案毛詩采葛敘云懼讒也今據東方生及張平子語並以蕭艾喻讒佞之仕進則知魯詩說與毛同矣

大車

列女傳四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何如死歸於地下乎（胡氏承琪云逸齋詩補傳引此歸字作幷於義爲長）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頌曰楚虜息君納其適妃夫人持固彌久不衰作詩同穴思故忘親遂死不願列於賢貞

喬樅謹案此以大車詩爲息君夫人作魯詩之說與毛序義異王風得統諸國衞息又皆周之同姓故衞之黍離息之大車其詩皆繫之王也

大車檻檻

王逸楚詞九歎注檻檻車聲也詩云大車檻檻（思玄篇）

喬樅謹案檻檻白帖十一作轗轗蓋據韓詩之文服虔通俗文云車聲曰轗則檻乃轗之假借耳

毳衣如菼

尒正釋言葵騅也葵蘬也樊光曰葵初生蒠騂色海濱曰蘬毛詩正義郭璞曰詩曰毳衣如葵葵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補

喬樅謹案說文艸部蓼蒠萑之初生一曰蘬一曰騅从艸刻聲糸部綈或从炎糸部綈帛騅色也从糸刻聲詩曰毳衣如綈段氏注云帛色如蓼故謂之騅色从糸刻聲當作从糸蓼省引詩毳衣如綈當作蓼若如今本則色固綈矣何云如綈乎案段說甚碻毛詩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騅烏青非草名蘬亦青故其青者如騅是也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漢書哀帝紀建平二年詔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附葬之禮自周興焉補

喬樅謹案哀帝從韋元成韋賞受魯詩見陸璣草木疏則詔中引詩云云據魯詩文也又漢書外戚傳引詩穀則異室二語同

白虎通崩薨篇合葬者所以同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補

尒正釋言穀生也郭璞注詩曰穀則異室補

列女傳四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梁寡高行傳補

喬樅謹案前息君夫人篇引詩作皦毛詩釋文皦本又作皎

攷說文皎月之白也皦日之白也皦玉石之白也是皎皦皆曉字之假借李善文選注三十一太平御覽三引詩並作皎日

鄭風

白虎通禮樂篇鄭國土地人民山居谷汲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

喬樅謹案服虔注左傳煩手淫聲爲鄭重其手而聲淫過是知鄭聲之淫非但謂其淫於色而害於德也亦謂其聲之過中耳

緇衣

緇衣之宜兮

周官司服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之宜兮補

喬樅謹案緇衣爲諸侯聽朝之服故詩箋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馬瑞辰曰鄭志答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以此推之諸侯入臣於王其居私朝仍得服其諸侯之服故詩以緇衣美武公毛傳云緇衣卿士聽朝之正服係專指外諸侯入爲卿士者言非泛指王朝卿士也

緇衣之蓆兮

尒疋釋故蓆大也郭璞注詩曰緇衣之蓆兮補

喬樅謹案毛傳義同尒疋韓詩訓蓆爲儲說文訓蓆爲廣多引詩此句許氏蓋据齊詩之說馬瑞辰曰尒疋蓆字影宋本作席說文席从巾庶省聲庶者眾也故義爲廣多說文又云古文席从石省作庶石者大也故義爲大

叔于田三章

喬樅謹案洪适隸釋云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也與毛詩異者如猗作兮貫作宧樞作菆數字又有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八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說猶公羊碑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盡毛周包之比也漢代詩分爲四在東京時毛氏詩不立學宮隋志有石經魯詩六卷此碑既論齊韓於後則知隋志爲然也喬樅案叔于田詩三章隸釋言一章一字是三之譌魏風陟岵詩石經魯詩云陟岵三章章六句章數與毛詩同則此叔于田三章三字不得作一隸釋本或傳寫錯誤也

大叔于田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新序雜事五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 補

蔡邕協如婚賦驂騑如舞

中論賞罰篇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善御之可以爲國也 補

火列具舉

張衡東京賦火列具舉

喬樅謹案列毛詩作烈傳訓烈爲列毛古文用假借三家今文用本字周禮澤虞疏李善文選注三引詩並作列

禮禓暴虎

亦正釋訓禫禓肉袒也暴虎徒搏也李巡曰禫禓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曰袒去禓衣舍人曰徒搏無兵空手搏之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禫禓本又作袒說文膻肉膻也詩曰膻禓暴虎許氏所稱詩亦三家之異文馬瑞辰曰按袒禓與禫禓有別據說文但禓也禓但也又曰贏者但也裎者但也是去禓衣之袒當作但又說文膻肉膻也是肉袒之袒當作膻今作禫袒皆假借字說文袒衣縫解也段氏注謂卽綻之本字

將叔無狃

亦正釋言忸復也李巡曰狃能屈伸曰復釋文孫炎曰狃忕前事復爲也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毛傳狃習也鄭箋訓狃爲復蓋據魯訓馬瑞辰曰習與復同義說文孫復也玉篇孫習也忕也或與狃同大射儀注古文揉爲紐一切經音義糅古文粈餧二形小亦正左傳杜注並云狃忕也是狃卽孫之假借異體古孫狃音近通用狃之本義說文云犬性忕也忕說文亦云習也則狃與孫音近而義亦同

兩服上襄

亦正釋言襄駕也補

高誘呂覽愛士篇注四馬車兩馬在中爲服詩曰兩服上襄兩馬在邊爲驂詩曰兩驂如舞補

喬樅謹案王氏經義述聞云上者前也上襄猶言並駕於前
卽下章之兩服齊首也雁行謂在旁而差後卽下章之兩驂
如手也胡承珙曰案說文駕馬在軶中也呂覽高誘注上猶
前也大雅下武箋下猶後也是上爲前下爲後古有此稱上
駕者言兩服在前駕軶與兩驂在後雁行者文義相對王胡
兩說得之襄蓋驤之假借禮記正義三史記司馬相如傳索
隱引詩並作兩服上驤注云驤馬也是已

清人

二矛重鵻

亦正釋鳥鵻雉郭璞曰鵻長尾走且鳴補
喬樅謹案據詩釋文引韓詩作鵻是三家今文皆爲鵻字毛

詩作喬者古文之假借鄭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
毛羽是亦讀喬爲鵻范家相曰重鵻者重施雉羽矛之室題
也馬瑞辰曰爾雅釋木句如羽喬木之如羽者得名爲喬是
知喬本爲羽飾之名矣重者緟之假借說文緟增益也重鵻
謂重以翻羽爲飾猶重英謂重以朱英爲飾也胡承珙引周
禮掌節以英蕩輔之杜子春注英蕩畫函證此詩英飾卽畫
飾可補孔疏之略

河上乎逍遙

蔡邕青衣賦河上逍遙

羔裘

爾雅釋故侯君也郭璞曰義見詩補

喬樅謹案毛傳訓同詩釋文引韓詩云侯美也義與魯毛異馬瑞辰云左氏傳曰楚公子美矣君哉古字訓君者多有美義侯爲君又爲美猶釋詁皇與烝爲君又爲美胡承珙謂洵直且侯總括下二章邦之司直邦之彥兮直卽司直侯卽美士爲彥也

彼已之子舍命不渝

新序義勇篇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十人矣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而歎曰嗚乎崔子將爲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子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句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句之嬰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馳不益生綏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補

列女傳五詩曰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梁節姑姊傳補

喬樅謹案彼已毛詩作彼其王風揚之水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是兼載三家之異文舍命不渝句又見節義傳楚成鄭瞀篇引詩亦正釋言渝變也補

喬樅謹案亦正釋文渝舍人本作踰踰蓋渝之或體韓詩外

傳引此詩云舍命不渝渝亦渝之假借

彼已之子邦之司直

新序節士篇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爲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鈇鑕刎頸而死於廷中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子之謂也補

高誘淮南主術訓注司直官名不曲也補

邦之嗟兮

尒疋釋訓美士爲嗟舍人曰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毛詩正義郭璞曰人所嗟咏也補

喬樅謹案尒疋釋文嗟音彦本今作彦攷說文㣇部彦美士有㣇人所言也从㣇厂聲與舍人義同皆本魯訓

遵大路兮

不寁故也

尒疋釋故寁速也舍人注寁意之速也毛詩正義郭璞注詩曰不寁故也補

喬樅謹案說文云寁居之速也从宀㚔聲又云㚔疾也疾速

義同馬瑞辰曰逮字訓速當讀同孟子可以速則速之速趙注云速速去也速對久言久爲久留故知速爲速去詩言不逮故不逮好者正毛敘言君子去之國人思望之意謂君不宜速去其故舊交好也嚴粲詩緝曰不可倉卒於故舊言棄去之速也其說得之

女曰雞鳴

喬樅謹案石經魯詩殘碑有女曰雞三字見洪适隸釋

弋鳧與雁

高誘呂覽功名篇注弋繳射之也詩曰弋鳧與雁 又季春紀注引詩同

補

喬樅謹案高誘淮南時則訓注引詩司

某氏尒疋釋鳥注詩云弋鳧與雁 毛詩正義 補

淮南說山訓好弋者先具繳與矰高誘注繳大綸矰短矢繳所以繫者繳射之注飛鳥詩云弋鳧與雁 補

與子宜之

尒疋釋言宜肴也李巡曰宜飲酒之肴也 毛詩正義 郭璞注詩曰與子宜之 補

琴瑟在御

何休公羊傳解詁古者天子諸侯雅樂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御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仁義而除淫辟也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懸大夫士日琴瑟 隱五年傳 補

喬樅謹案據此所稱魯詩傳是邵公習魯詩之確證詩琴瑟

在御承上文飲酒而言正大夫士食用琴瑟之謂
白虎通禮樂篇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 補
喬樅謹案此引詩傳與邵公合益足證書中所稱詩傳皆魯
詩傳也天子食日舉樂句又見禮樂篇王者食必有樂章引
傳云云

雜佩以贈之

蔡邕月令章句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衝牙蟪
珠以納其間續漢志 注 補
喬樅謹案三禮舊圖云衡長五寸博一寸璜徑二寸衝牙長
三寸衡卽珩也蟪卽琫也佩有珩璜琚瑀衝牙琫珠皆珠玉
之類其爲物非一故曰雜佩也

有女同車

顏如舜華

高誘呂覽仲夏紀注木槿樹高五六尺其葉與安石榴相似
華可用作蒸雜家謂之朝生一名舜詩曰顏如舜華是也 補
喬樅謹案淮南時則訓注云木槿朝榮暮落餘說及引詩語
同惟舜字不从艸舜古今字魯詩今文當作舜
趙岐孟子章句十三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曰顏如舜華 補

將翱將翔佩玉瓊琚

玉藻楚詞章句序將翱將翔佩玉瓊琚 補
將翱將翔佩玉鏘鏘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白虎通衣裳篇所以必有佩何表德見所能也故修道無窮

則佩環能本道德則佩琨能決嫌疑則佩玦是以見其所佩
卽知其所能佩卽象其事若農夫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
婦人佩其鍼縷亦佩玉也何以知婦人亦佩玉詩云將翺將
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補
喬樅謹案將將當据楚詞章句引詩改作鏘鏘魯詩字不與
毛同
王逸楚詞九歌注鏘佩聲也詩曰佩玉鏘鏘
列女傳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楚白貞姬篇又傳八張湯母篇引詩同補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引鄭志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
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
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乃有此或
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如鄭此言則
以此詩爲刺忽不娶文姜案序言忽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
則請妻在有功之後齊女賢而忽不娶文又在其下明是在
後妻者也安得以爲文姜乎鄭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爲定
解也胡承珙曰案春秋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卽文姜也
六年北戎伐齊鄭大子忽帥師救齊是時文姜歸魯已久則
所謂齊侯又請妻之者其非文姜明甚其稱孟姜者古男女
異長嫡長稱伯宋伯姬是也庶長稱孟齊孟姜是也或文姜
是嫡出孟姜是庶出耳

山有扶蘇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中論審大臣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也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亂之所致也補

喬樅謹案郭忠恕佩觿引山有扶蘇與扶持別是詩經扶蘇當作扶爲正扶字乃古文之假借耳胡承珙曰呂覽求人篇東至搏木之地注云搏木大本也管子地員篇五沃之土宜彼羣木桐梓扶檽及彼白桋據此則扶自是木名蓋緩言之曰扶蘇急言之曰扶扶蘇卽扶木胡說是也毛傳扶蘇扶胥小木也段氏詩經小學謂當從釋文無小字爲長

孟子章句十一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補

喬樅謹案趙岐孟子章句云子都古之姣好者也又荀子賦閭姁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嘉也都奢古同音通用戰國策楚策載孫子賦作閭姝子都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是子奢卽子都也

隰有游龍

高誘淮南墜形訓注游龍鴻也詩曰隰有游龍補

喬樅謹案尒疋釋草紅龍古其大者蘢舍人注云紅名龍古其大者名蘢龍卽龍之假借故毛傳亦云龍紅草也陸璣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廣雅云鴻龍頡馬蓼也鴻紅音近通假龍頡亦卽龍古之聲轉

擾兮

擘兮擘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

列女傳三婦人之事唱而後和詩云擘兮擘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魯公乘姒傳）補

褰裳

褰裳涉溱

白虎通衣裳篇所以名爲裳何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閉也何以知上爲衣下爲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褰裳涉溱所以合爲下也弟子職言摳衣而降名爲衣何上兼下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褰本或作搴非攷說文褰袴也攘摳衣也从手褰聲則褰搴皆攘之假借也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高誘呂覽求人篇注詩曰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補）

楊雄逐貧賦豈無他人（補）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

呂氏春秋求人篇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高誘曰鄭近秦與荆其詩云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補）故曰有異心不可攻也

喬樅謹案據呂氏春秋是以褰裳爲鄭子產所作高誘注又

引上章豈無他人句以證明之魯詩之說蓋與呂覽同

丰

子之丰兮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丰方言作丱攷郭璞方言注云丱言丱容也玉篇女部丱容好貌說文生部丰艸盛丰丰也从生上下達也是丰爲丱古文假借字魯詩今文丰字當爲丱與毛古文異

東門

茹蘆在阪

尒正釋草茹蘆茅蒐李巡曰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陸璣疏云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郭璞謂卽今之蒨艸是也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淮南說山訓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

高誘注云詩所謂室邇人遠補

喬樅謹案毛傳釋此詩二句謂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今據淮南子高誘注語與毛傳義相近是魯毛說同

風雨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王逸楚詞九懷注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夷夷喜也補

喬樅謹案草蟲詩云亦既遘止我心則夷風雨詩云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叔師所引詩當是風雨篇而誤合草蟲之我心

則夷語爲此詩也

風雨如晦

尒疋釋言晦冥也補

喬樅謹案尒疋又云霧謂之晦公羊僖十五年己卯晦傳云晦者何冥也何休解詁曰晝日而冥是晝晦正以爲霧氣所蒙故爾雅又云霧謂之晦霧段氏玉裁據說文謂當作霿霿晦也

子衿

喬樅謹案詩攷云子衿石經作襟攷洪适隸釋此條未經收入惠氏棟云張有復古篇衿衣系也从糸今古作縿別作衿非又云襟衽也从衣金別作襟非襟與襟通與衿異詩正義混衿襟爲一非也王伯厚云漢石經作子襟得之胡承珙曰說文襟交衽也衽本所以掩裳際者襟爲交衽在領之下而謂之領者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古者斜領下連於襟故謂領爲襟是也尒疋補領謂之襭蕭該漢書音義引字林云襭繡襟也亦是以領爲襟矣

青青子衿

尒疋釋器衣眥謂之襟李巡曰衣眥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毛詩正義補

子寧不詒音

王逸楚詞九章注詒遺也詩曰詒我德音也惜誦篇喬樅謹案毛詩子寧不嗣音釋文引韓詩作詒音詒寄也曾

不寄問也據此知三家今文作詒音與毛字異叔師當引魯詩子竆不詒音而釋之曰詒我德音也今本或傳寫脫落詩句耳

出其闉闍

出其東門

介疋釋言闉臺也孫炎曰積土如水渚所以望氣祥也毛詩釋文神

喬樅謹案毛傳訓闉爲曲城闍爲城臺臺在城門之上亦可統於城內故說文云闉闍城曲重門也闍闉闍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說苑尊賢篇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補

喬樅謹案說苑所載與韓詩外傳同則魯韓詩說皆不以此篇爲男女期會之詩也江淹雜詩云既傷蔓草別方知杕杜情與麗色賦感蔓草於鄭詩說異麗色賦見藝文類聚鄭詩舊譌作衞今改正其義殆本之三家與介疋釋故壽落也郭璞曰見詩補

喬樅謹案今毛詩作零露瀼瀼云零落也正義解箋云靈作零字故爲落也據此知毛詩本作靈露與衞風靈雨字同鄭君始從今文作零訓爲落也尒正作蘦蓋本魯詩那昺云說文草曰蘦木曰落此對文爾散文則通蘦零音義同喬樅攷說文靈雨零也从雨冷聲雨露曰靈零艸木曰蘦落靈蘦亦通作零說文引詩靈雨其濛今毛詩字作零夏小正栗零月令草木零落皆用零字

溜消

高誘呂覽本生篇注鄭國淫辟男女私會於溱洧之上有詢訐之樂勺藥之和補溜與洧方汹汹兮

說文水部溜水出鄭國詩曰溜與洧方汹汹兮補喬樅謹案水經溜水出鄭縣西北平地鄜道元注云鄭語主茅騩而食溜洧修典刑以守之又南注于洧詩所謂溱與洧者也水經作溜正與說文同酈注引鄭語作溜洧而所引詩作溱與洧此爲後人所改非古本也□□□□□□□□□□說文引詩作溜洧今詩作溱喬樅案玉篇溱溜皆讀爲側銀切云溱水出桂陽溜水出鄭國亦作溱蓋古人溱溜聲近毛古文假用溱字魯齊韓今文皆作溜字晉唐以後三家寖微學者多見溱少見溜遂於經傳溜洧字悉改溜爲溱耳汹汹毛詩作洶洶文云韓詩作洶洶音丸說文作汹汹音乂弓反段氏玉裁云按作汹乂弓反音義俱非凡古書假借必字

異而音同汎汎蓋汎汎之誤汎从水丸聲讀與洹同見玉篇
漢書地理志又作灌灌亦當讀汎汎皆水盛沄旋之貌喬樅
案班志多據齊詩今觀說文所載與齊韓毛文並異則其爲
魯詩可知也澳汎灌洹口口口口古相通用釋名釋采帛
云紈澳也細澤有光澳澳然也漢書息夫躬傳涕泣流兮萑
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是以蘭爲芄蘭臣瓚曰萑蘭涕泣闌
干也是以萑蘭爲汎瀾文選歐陽堅石詩揮筆涕汎瀾注萑
與汎同禮記赫兮喧兮釋文喧本作諠晉書音義中諠與喧
同一切經音義讙古文作吅又作喧同說文角部觲角匕也
从角旦聲讀若讙竝足爲古今文通假之證
詢訏且樂見上呂氏春秋注引

喬樅謹案詢訏毛詩作洵訏釋文云韓詩作恂盱漢志亦作
恂盱魯詩與齊韓毛文異

惟士與女

蔡邕禊文惟士與女

贈之以勺藥見上呂氏春秋注

司馬相如子虛賦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伏儼曰勺藥以蘭
桂調食也文穎曰勺藥五味之和也補

楊雄蜀都賦甘甜之和勺藥之美補

張衡南都賦歸雁鳴鵝黃稻鱯魚以爲勺藥補

論衡譴告篇猶人勺藥失其和補

喬樅謹案勺藥毛傳勺藥香草韓詩訓爲離艸今據王充張

衡高誘諸人並用魯詩而皆以勺藥爲調和之名是魯詩不以勺藥爲艸名也又枚乘七發云勺藥之醬張載七命云和兼勺藥韋昭云勺藥和齊酸醎美味也亦皆本魯詩以勺藥爲調和名蓋魯說以贈之以勺藥卽承上文秉蘭而言謂以蘭爲調和之用義取於和也太平御覽引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蘭常生宋均注曰蘭生主給調和也文選魯靈光殿賦注引鄭氏說同是調和古有用蘭者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二十一終

善化劉鐸長沙王貢校

魯詩遺說攷五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齊風

雞鳴

喬樅謹案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歌雞鳴於闕下稱仁漢牘李善注引列女傳曰緹縈歌雞鳴晨風之詩今本列女傳齊太倉女篇無此語蓋文脫也注又引班固歌詩曰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攷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四引韓詩曰雞鳴讒人也本或作說誤經義雜記云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辭君曰鳴雞遠蠅蠅聲相似據韓詩說是以此詩爲刺讒

之作緹縈之歌雞鳴亦自傷無罪被讒冀見憐察也子政用魯詩孟堅用齊詩知此篇三家同義

無庶予子憎

尒疋釋故庶眾也郭璞曰見詩補

楊雄方言二予讎也補

喬樅謹案三家詩以雞鳴爲刺讒之作則庶予之訓當從方言以予爲讎無庶予者謂無眾讎之也方言六又云誣譀與也吳越曰誣荆齊曰譀句與猶秦晉言阿與案誣譀皆訓爲與戴氏方言疏證以爲譀與連文非也故郭璞注云相阿與者所以致誣譀以誣譀二字並舉可證廣雅誣譀予也與子字通說文誣加也集韻譀謗也則予又有誣謗之義相誣相謗皆相讎也此足證詩之庶予爲眾被以誣謗之語而讎害之與子憎對文而言也詩正義云定本予作與非蓋失攷耳

還

並驅從兩豜兮

高誘呂覽知化篇注獸三歲曰豜補

喬樅謹案毛詩兩肩釋文肩本亦作豜說文豜三歲豕肩相及者攷玉篇豜字同豜肩者古文假借字高誘此注當本魯詩故訓今本呂氏春秋字作豜蓋豜之譌

東方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說苑奉使篇魏文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以雞鳴時至

太子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不受命太子曰君子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云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補

喬樅謹案詩卒章不能辰夜辰夜者猶云時夜莊子曰化予之臂以爲雞予因以時夜釋文引崔注云時夜司夜淮南說山訓作見卵而求晨夜晨與辰通時夜卽周官雞人之告時也雞鳴者入朝之候故文侯勅倉唐以雞鳴時至而太子卽趣早駕也

荀子大略篇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補

喬樅謹案邠卿說此詩顛倒衣裳義與荀子合益足證魯詩之說多本於荀子矣

南山

葛屨五兩

說苑修文篇親迎禮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甘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舅姑以順爲宮室無

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於戶夫引手出戶
夫行女從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
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
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
女母曰有草茅之蘆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帚之
事敢不敬拜補
喬樅謹案此所述與詩葛屨五兩句足相證明子政蓋卽據
魯詩說二兩當爲五兩之譌諸侯以屨五兩加琮大夫士庶
人以屨二兩加束脩所以辨上下別等差也
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白虎通嫁娶篇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
之言何遠恥防淫佚也詩曰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
之何匪媒不得補
趙岐孟子章句九詩齊國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
母補
高誘呂覽當務篇注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補
曷又鞠止
尒疋釋詁鞠窮也補
喬樅謹案廣雅窮極也訓窮爲極與下章曷又極止義同馬
瑞辰以鞠爲竆字之假借說文竆窮也从穴竆聲鞠窮以雙
聲爲義
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見前

甫田

無田甫田惟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法言脩身篇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李軌注雖有驕驕之莠其穀不可得雖有忉忉之思遠人不可見補

驕縱謹案甫田李軌本作圃田圃蓋假借字作甫爲正驕毛詩作驕亦古文假借字詩意言爲國之道當自近始毋厭小而務大毋忽近而圖遠鄭箋亦云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積小以成高大法言引此詩爲脩身之證義亦猶是也補

說苑復恩篇晉文公求舟之僑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補

驕縱謹案晉文所誦甫田當卽此詩

忉忉釋訓忉忉憂也補

驕縱謹案毛傳云忉忉憂勞也胡承珙曰忉當通作惆猶惆之爲劀也說文惆失意也玉篇惆悵恨也莊子天地篇釋文引字林怊悵也忉又怊字之省馬瑞辰曰說文無忉有忍云忍怒也从心刀聲怒與憂義正相近忉蓋卽忍之異文猶怛或作悬也其說亦通

突若弁兮

楊雄方言凡卒相見謂之突補

驕縱謹案廣雅突猝也義與此同卒卽猝字古相通用

盧令

盧鐐鐐

喬樅謹案毛詩盧令令傳云令令纓環聲呂氏讀詩記引董氏曰諱詩作盧泠泠文與毛異說文犬部獜健也詩曰盧獜獜按說文引詩訓獜爲健當本齊詩說玉篇犬部獜獜聲也亦作鏻作鏻者魯詩之文也鏻與鈴同毛詩令卽鈴之省文韓詩泠又鈴之假借又案玉篇金部鏻健也疑健也之訓當是獜字注與說文義同玉篇於詩採三家必於鏻下注云鏻鏻聲也引詩盧鏻鏻亦作獜健也獜下注云健也引詩盧獜獜亦作鏻鏻也今本轉寫者譌脫非顧氏之舊矣

敝笱

其魚魴鰥

介正釋魚鰥魚子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鰥也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魴鱮傳云鱮大魚箋云鱮魚子正義曰鱮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鰥也魯語夏禁鰥鰥亦以鰥爲魚子喬樅謂鄭箋之義卽據魯詩改毛大平御覽九百四十引詩正作魴鰥蓋三家今文同馬瑞辰曰說文云鱮魚也从魚眾聲李陽冰曰當从鬻省鬻卽古昆字故古鰥字作鱮隸省作鱮說文有鱮無鰥正以鱮卽鰥字耳

其從如雲

張衡西京賦其從如雲

載驅

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高誘呂覽貴公篇注詩云魯道有蕩補

尒疋釋言愷悌發也舍人曰閩明發行也毛詩正義郭璞曰詩云
齊子愷悌補
喬樅謹案毛詩齊子豈弟箋云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當讀
爲閩弟古文尚書以弟爲閩閩明也正義曰釋言愷悌發也
舍人李巡郭璞皆云閩明發行郭璞又引此詩云齊子愷悌
喬樅謂據正義云云則釋言文本不作愷悌故注皆以閩明
訓之今尒疋本作愷悌發也注發發行也詩曰齊子愷悌此
乃後人所改非景純舊本又徑奪閩明之訓僅存發行之義
遂與沖遠所引迥殊且注之引詩乃證明釋言之文更不宜
用愷悌疑魯詩文當爲齊子愷閩故鄭據以改毛又引古文
尚書弟爲閩者以證毛詩豈弟卽魯詩之閩閩史記宋世家

閩作涕者亦聲之假借釋言文當爲閩閩發也故注引魯詩
以證之攷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文昆蟲凱澤漢書作閩懌文
選作閩澤此卽用魯詩閩閩之文鄭注尚書曰閩云閩者色
澤光明是閩與澤同閩凱澤懌聲並相近封禪文承上閶昧
昭晰而言極之昆蟲亦皆開明回首向內也文班固典引云
紹天闡繹闡繹疑卽閩繹之誤文承上太古同於草昧至太
昊乃繼天而啟文明故下云亞斯之代函光而未曜也閩繹
懌澤古皆通用

猗嗟

猗嗟名兮

尒疋釋訓猗嗟名兮目上爲名孫炎曰目上平博毛詩正義郭璞

曰眉眼之間 補

喬樅謹案玉篇頁部顯下引詩云猗嗟顯兮顯眉目間也本亦作名顯字與魯毛不同當是齊韓詩文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白虎通鄉射篇夫射者發近而制遠也其兵短而害長也故可以戒難也何以爲戒難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補

喬樅謹案白虎通義夫射者射誤作勝非上文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與此同一文法今訂正之

趙岐孟子章句八禮射四發而去詩曰四矢反兮 補

喬樅謹案韓詩作四矢變兮文與魯毛異

魏風

葛屨石經魯詩殘碑

撖撖女手

說文手部撖好手貌詩曰撖撖女手 補

喬樅謹案說文戈部戔讀若詩撖撖女手玉篇手部撖下引同毛詩作摻摻傳云摻摻猶纖纖也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韓詩作纖纖並與說文引詩異許氏所稱蓋據魯詩之文

好人媞媞

尒疋釋訓媞媞安也郭璞曰好人安詳之容 補

東方朔七諫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兮王逸注媞媞好貌也詩曰好人媞媞

喬樅謹案毛詩好人提提此所引作媞媞字从女不从手與

亦正正合魯詩之文異於毛也

惟是褊心是以爲刺石經魯詩殘碑

列女傳五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爲刺魯秋潔婦傳補

喬樅謹案惟毛詩作維列女傳引詩惟字與石經魯詩文同

益見于政所述之皆用魯詩矣

汾沮洳

口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下闕石經魯詩殘碑

亦正釋草蕢牛唇李巡曰別二名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蕢毛傳訓爲水鳧陸璣疏曰今澤鴈也其葉如車前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攷說文蕢水鳧也禆農本草經澤瀉一名水鳥蘇頌云澤瀉春生苗多在淺水中葉

如牛舌與亦正以蕢爲牛唇者相近

園桃

園有桃

高誘呂覽重己篇注樹果曰園詩曰園有樹桃補

喬樅謹案高誘引詩有樹字衍文也據石經魯詩殘碑下章園有棘無樹字是其顯證徐堅初學記園圃部引毛詩亦作園有樹桃樹皆衍字

其實之肴

蔡邕典引注肴食也文選李善注引補

喬樅謹案說文肴啖也與食同義

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陶嬰傳

列女傳四詩云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陶嬰傳
亦正釋樂徒歌謂之謠孫炎曰聲消搖也毛詩正義郭璞曰詩云
我歌且謠補
喬樅謹案毛傳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初學記引韓詩章
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古字作詥說文言部詥
徒歌从言肉聲詥又通作繇廣韻繇喜也引詩曰我歌且繇
作繇者齊詩之異文據漢書李尋傳曰人民繇俗繇俗卽謠
俗李尋用齊詩此其證也
□□□之誰知闕一字石經魯詩殘碑
喬樅謹案据石經魯詩是重句誰知上無其字與毛詩異馮
登府以爲當作其誰知之誰知之七言句

圂有棘其實之下闕石經魯詩殘碑
喬樅謹案棘毛傳云棗也爾雅樹酸棗郭璞注引孟子曰養
其樹棗今孟子書作養其樹棘是棘卽棗也馬瑞辰曰掇棗
從重棘從並束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亦正槐棘醜喬周官
外朝三槐九棘並通以棘爲棗與此詩同據下言其實之食
故知棘是棗耳

陟岵

陟彼岵兮

亦正釋山多草木岵郭璞曰見詩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曰屺義與亦正
相反攷說文山部岵山有草木也从山古聲詩曰陟彼岵兮

岵山無草木也从山已聲詩曰陟彼岵兮釋名釋山山有草木曰岵岵怙也人所怙取以爲事用也山無草木曰岵岵圮也無所出生也義並與尒正同毛與三家師傳各別訓義或殊許劉所據皆宗魯說也

石經魯詩殘碑

□□父兮父闕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尚愼闕哉猶來無死

喬樅謹案洪适隸釋載石經魯詩於第二父字下注云闕一字毛無馮登府石經補考云據覃溪翁氏所見石經本父曰二字相接無闕文毛詩正作父曰嗟予子洪氏之說疑非喬樅案段氏詩經小學云近有重刻隸釋石經不闕妄甚段氏所云近刻石經卽翁氏所見之本父下所闕亦必兮字疊上文父兮而言也毛詩父曰嗟予子五字句魯詩父兮曰嗟予子六字句又微異下行役夙夜無已亦六字句馮氏欲據毛詩證魯固矣尙毛詩作上蓋古文假借字儀禮鄉射禮上握焉注今文上作尙覲禮尙左注古文尙作上是其證已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 魯臧孫母傳補

列女傳三詩云陟彼岵兮瞻望母兮尒正釋山無草木岵郭璞曰見詩補喬樅謹案尒正釋文引三蒼字林聲類並云岵猶岵字景純注云見詩疑魯詩岵字作岵景純據尒正舊注而言也列女傳引詩作岵或後人順毛改之

猷來無棄

介正釋言猷可也郭璞曰猷來無棄補
陟岵三章章六句石經魯詩殘碑

伐檀

蔡邕琴操曰伐檀者魏國之女所作也傷賢者隱避素餐在位閔傷怨曠失其嘉會夫聖王之制能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於田今賢者隱退伐木小人在位食祿懸珍奇積百穀幷包有土德不加百姓傷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長歎援琴而鼓之太平御覽五百七十八

蔡邕集和熹鄧后謚議何有伐檀茅茹不拔

司馬相如上林賦刺伐檀張揖曰其詩刺賢者不遇明主也史記索隱李善文選注引同

案張揖所引亦魯詩說與蔡邕琴操語合

河水清且瀾兮

介正釋水河水清且瀾猗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李巡曰分別水大小曲直之名毛詩正義郭璞曰瀾言渙瀾也補

喬樅謹案隸釋載石經魯詩殘碑猗作兮猗兮古通尚書秦誓斷斷猗大學引作兮介正猗字疑後人順毛所改瀾毛詩作漣說文水部瀾下云大波爲瀾从水闌聲瀾或从連介正釋文云李本依詩作漣音連陸所謂詩指毛而言此後人轉寫改瀾爲漣并改兮爲猗之證猗毛詩釋文云本作漪今介正本作亦作漪尤其明驗

不稼不嗇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下闕石經魯詩殘碑

喬樅謹案喬毛詩作穡馮登府云穡古省作嗇本作嗇郊特牲主先嗇而祭司嗇也鄭云嗇同穡湯誓舍我穡事史記作嗇殷庚服田力穡漢成帝詔作嗇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漢石經作嗇漢陳球碑稼穡繁阜張壽碑稼嗇滋殖古皆省穡爲嗇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楚詞九辯慕詩人之遺風願託志乎素餐王逸注勤身脩德樂伐檀也不空食祿而曠官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謂居位食祿無有功德名曰素餐也

說苑脩文篇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女之所有事也必先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也詩曰不素餐兮此之謂也 補

論衡量知篇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餐人之祿故曰素餐 補

喬樅謹案說文餐吞也或從水作湌是餐湌古字通用呂忱字林湌吞食也玉篇餐吞也湌同廣韵集韵俱通作湌

潛夫論三式篇封疆立國不爲諸侯張官置吏不爲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陟九錫三削之義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觀之未有得以無功而祿者也 補

趙岐孟子章指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不尸其祿也 補

又孟子章句十三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 補

風俗通義四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補

河水清且直兮

尒疋釋水直波爲徑郭璞曰徑涎也

喬樅謹案劉熙釋名曰直波曰涇涇徑也言如道徑也尒疋涓滄皆釋詩則徑亦釋詩疑詩文本作涇故尒疋釋涇爲直波也馬瑞辰曰毛詩本蓋作徑猗毛傳原作徑直波也徑直聲轉古卽讀如直後人以徑於韵不協乃改爲直

不稼不嗇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

呂氏春秋務本篇注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故曰非盜則無所取 補

口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石經魯詩殘碑

欿欿伐輪 闕石經魯詩殘碑

廣雅釋訓欿欿聲也 補

喬樅謹案此卽釋詩欿欿之義聲謂伐檀之聲稚讓廣雅兼採三家此則魯訓也說文坎陷也玉篇云坎同埳作欿者假借字也馬釋文云坎本作埳劉本作欿

河水清且淪兮

尒疋釋水小波曰淪 補

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列女傳一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飧兮無功而食祿不爲也 齊田稷母傳 補

碩鼠

喬樅謹案尒疋釋獸鼠屬有鼭鼠毛詩正義引孫炎曰五技鼠也郭璞曰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

關西呼鼠音雀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爲彼五技之鼠也今攷藝文類聚九十五引樊光曰詩碩鼠卽尒疋鼫鼠也然則碩與鼫古字通矣易釋文云晉如鼫鼠子夏傳作碩鼠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注鼫鼠喻貪謂四也體離欲升體坎欲降游不度濶不出坎也飛不上屋不至上也緣不及木不出離也穴不掩身五坤薄也走不先足外震在下也五伎皆劣四爻當之故曰晉如鼫鼠也鼫鼠喻貪之義足與此詩相證明

潛夫論班祿篇履畝稅而碩鼠作補

喬樅謹案桓寬鹽鐵論取下篇云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是也桓寬用齊詩然則此詩魯齊說同矣

□□□□毋食我黍三歲宦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下缺

□□宦女莫我肯勞下缺以上並石

□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下缺經魯詩殘碑

呂氏春秋舉難篇甯戚欲干齊桓公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誘曰歌碩鼠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逃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者是也補

喬樅謹案高誘所錄皆據魯詩文則無字當依石經作毋貫字當依石經作宦今本呂覽注蓋後人从毛詩改之又勞字作逃亦與石經不合此傳寫之誤也

又案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曰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轄而歌碩鼠梁處素云今說苑善說篇曰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轄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以上下文義求之顧見當是碩鼠之譌梁說是也

說苑雜事五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之政大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此之謂也補

又節士篇晉文公反國介之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避寢號呼暮年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補

喬樅謹案新序引詩適彼樂土適彼樂郊皆重上句盧氏文弨云韓詩外傳引詩適彼樂土是重上句一本外傳仍作樂土樂土與今詩同按後適彼樂國亦重上句疑重上句者是古本後人皆以今詩改之喬樅攷石經魯詩殘碑適彼樂郊下重樂郊是魯詩與毛文同元槧本韓詩外傳仍作樂國樂國則知今本重上句者乃後人轉寫之誤斷非古本如此陸氏及見韓詩釋文如此篇亦不言毛韓文異盧氏之說殆失攷耳

白虎通諫諍篇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補

唐風

蟋蟀

張衡西京賦獨儉嗇以龌龊忘蟋蟀之謂何辭綜曰儉嗇節愛也蟋蟀唐詩刺儉也言獨爲節愛不念唐詩所刺耶

無已太康

尒疋釋故康樂也郭璞曰見詩補

良士瞿瞿

尒疋釋訓瞿瞿休休儉也李巡曰皆良士顧禮節之儉也毛詩正義補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下闕石經魯詩殘碑

良士蹶蹶

尒疋釋訓蹶蹶敏也補

無已太康職思其憂

列女傳三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密康公母傳補

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張衡東京賦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人

列女傳一詩云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人於死地而自康樂於上雖有得勝非其術也楚子發母傳補

山有蓲

山有蓲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下缺石經魯詩殘碑

尒疋釋木蓲荎郭璞曰今之刺榆詩曰山有蓲補

喬樅謹案景純引詩語今本尒疋注文脫此據太平御覽所引補詩經小學曰魯詩作蓲毛詩作蓲韓亦作蓲唐石經譌爲戶樞字而俗本因之按詩釋文蓲本或作蓲烏侯反尒疋蓲

莖釋文蘊烏侯反本或作薀地理志山蘊師古曰蘊音瓯江氏聲韵考云詩山有樞本作蘊烏侯反刺榆之名或不加反音讀如戶樞之樞則失之矣

弗曳弗婁

尒疋釋故摟聚也補

玉篇手部詩曰弗曳弗摟摟亦曳也補

喬樅謹案說文手部云摟曳聚也正釋此詩摟字左傳僖二十四年云鄭子臧好聚鷸冠聚字與此同義毛詩弗摟作弗婁韓詩外傳同尒疋摟聚之訓蓋據魯詩

宛其死矣他人是媮

張衡西京賦鑒戒唐詩他人是媮辟綜曰唐詩刺晉僖公不能及時以自娛樂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是媮言今日之不極意恣娛亦如此也

喬樅謹案毛序云刺晉昭公三家詩說蓋與毛異

媮毛詩作愉傳云愉樂也鄭箋讀愉爲偷偷取也胡承珙曰說文媮巧黠也愉薄也段玉裁注謂當作薄樂也案愉下引論語私覿愉愉如也愉愉者和氣之薄發於色也引申之爲凡淺薄之稱故桃又訓愉媮爲巧黠故引申之爲偷盜也古無偷字當卽作媮

山有栲隰有杻

尒疋釋木栲山樗杻檍舍人曰栲一名山樗杻名檍毛詩正義郭璞曰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杻似棣細葉

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柱子一名土橿 補

喬樅謹案陳啟源毛詩稽古篇曰栲名山樗樗臭樗也樗乃杶之或體書禹貢作杶左傳作櫄俗書爲椿三木同類而微分胡承珙曰檀說文作樘云梓屬大者可爲棺槨小者可爲弓材與考工記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檀次之合

口口酒食胡不日鼓瑟且以喜樂 下缺石經魯詩殘碑

喬樅謹案胡毛詩作何蓋古通用字詩胡能有定傳云胡何也又胡臭亶時胡斯畏忌箋並云胡之言何也書太甲疏云胡之與何方言之異耳

楊之水

喬樅謹案洪氏隸釋載石經魯詩殘碑作楊字太平御覽八百十五八百十六竝引此詩亦作楊之水蓋三家今文皆爲楊惟毛詩古文爲揚也漢書楊雄傳自序云楊在河汾之間則楊乃地名與毛氏訓爲激揚者異揚楊古亦通用左傳文八年晉解揚史記十二諸侯表作解楊襄三年晉揚干古今人表作楊干又廣雅釋言云楊揚也揚州或作楊州郭忠恕佩觿云楊亦州名皆其證也

素衣朱襮

儀禮士昏禮注詩云素衣朱襮爾雅云黼領謂之襮周禮曰白與黑謂之黼刺黼以爲領如今偃領矣 補

禮記郊特牲注詩云素衣朱襮襮黼領也 補

喬樅謹案此注釋襮爲黼領是魯詩之說鄭君注禮多據齊

詩閒亦有從魯者此詩齊家以祿訓表故鄭從魯爲解
素衣朱綃
儀禮士昏禮宵衣注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
綺屬也
禮記郊特牲繡黼注繡讀爲綃綃繒名也詩曰素衣朱綃
喬樅謹案綃毛詩作繡鄭君詩箋亦從魯義讀繡爲綃又儀
禮特牲饋食禮宵衣注云詩有素衣朱宵宵繡並綃之假借
說文糸部綃生絲繒也从糸肖聲又云綺文繒也綃是繒名
故魯詩以爲綺屬鄭君注禮多据齊詩郊特牲注引詩是據
魯破繡爲綃士昏禮注引詩是據魯破宵爲綃繡宵並以聲
近假借爲綃字齊詩作宵與儀禮禮記同特牲饋食禮注所

引據齊詩之文也
既見君子云胡其憂石經魯詩殘碑
喬樅謹案胡毛詩作何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荀子臣道篇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
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
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補
喬樅謹案段氏詩經小學云此所引卽是詩之異文前二章
六句此章四句殊太短恐漢初相傳有脫誤也今故附錄之
以俟攷正
椒聊

椒聊之實

亦正釋木椒檓醜菉又曰枓者聊李巡曰椒菜莢皆有房故曰菉菉實也毛詩正義郭璞曰椒之房裏名爲菉也補喬樅謹案鄭君箋詩以聊爲抹菉抹皆通用字枓聊亦以聲近通假陸元恪疏以聊爲語助非是儀徵阮相國云枓卽椒也亦正此條專爲唐風椒聊而釋毛傳椒聊椒也也上必脫椒字箋云一椒之實意卽承傳而述言之緣傳已專訓不必再爲聊椒也之訓矣

蕃衍盈升

應劭漢官儀皇后稱椒房取其蕃實之義也詩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補

喬樅謹案文選景福殿賦注引漢舊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曰椒聊之實蔓延盈升美其繁興也衍字作延疑是齊詩之文

椒聊且

楚詞九歎懷椒聊之敶敶兮王逸注椒聊香草也詩曰椒聊且

彼其之子碩大且篤

說苑立節篇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揚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信篤脩潔之君子其孰能行之哉補

綢繆束楚

王逸楚詞九歌注綢縛束也詩曰綢繆束楚補

杕杜

有杕之杜

高誘淮南說林訓注杕讀詩有杕之杜之杕補

獨行煢煢

張衡思元賦何孤行之煢煢兮

劉向楚詞九歎獨煢煢而南行憂苦篇補

王逸楚詞九思注詩云獨行煢煢憫上篇補

喬樅謹案毛詩獨行睘睘釋文云本亦作煢又作煢攷說文

走部趋獨行也从走勻聲讀若煢又目部睘目驚視也从目

袁聲今省作睘則睘煢皆趋字之假借煢古作僛方言僛獨

也郭注云古煢字是也煢即煢之或體說文煢回疾也从凡

从營消聲段玉裁注云回轉之疾也引申爲煢獨取褱回無

所依之意馬瑞辰以古睘營同音煢从營消聲故睘煢通用

羔裘

羔裘豹袪

王逸楚詞哀時命注袪袖也詩云羔裘豹袪補

自我人居居

自我人究究

尒疋釋訓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曰

究究窮極人之惡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毛傳訓居居爲懷惡不相親比之貌與魯說同義

胡承珙曰案說文居處字作尻蹲踞字作居曹憲廣雅音義云今居字乃箕居字故居又與倨通說文倨訓不遜倨傲無禮故爲惡也漢書鄧都傳丞相條侯至貴居亦以居爲倨又究究毛傳云猶居居也案王逸楚詞九歎章句曰究究不止貌也其訓與孫炎窮極義相通

鴟羽

集于苞栩

尒疋釋木栩杼孫炎曰栩一名杼嘉祐本草郭璞曰杼樹補喬樅謹案陸璣疏栩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栩其子爲阜或言阜斗其殼爲汁可以染阜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汁謂櫟爲杼五方通語也攷說文栩柔也其實阜一曰樣从木羽聲柔栩也从木予聲讀若杼樣栩實也从木羔聲然則杼乃柔之假借也樣卽今之橡字

有杕之杜

遴肯適我

尒疋釋言遏遴逮也郭璞曰東齊曰遏北燕曰遴皆相及逮補

喬樅謹案遴毛詩作噠傳亦訓逮釋文云噠韓詩作逝逝及也訓義皆同尒疋字作遴蓋據魯詩之文郝氏懿行曰方言卷七云蝎噠逮也蝎噠與遏遴竝字之假音遏通作曷遴通作逝

葛生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後漢書本傳

蔡邕釋誨百歲之久歸于其居

采苓

喬樅謹案潛夫論班祿篇背宗族而采蘩怨徐璆以爲采蘩當是采苓之譌今攷采苓詩毛敘云刺晉獻公聽讒也案左傳言晉桓莊之族逼獻公患之使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又使羣公子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後復盡殺羣公子是其背宗族之事采苓之作當在此時臧氏鏞堂疑采蘩是采蘋之誤因詩有宗室牖下句而附會之未足爲據也

善化劉鐸長沙王闓運校

南菁書院

魯詩遺說攷六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秦風

車轔

服虔左傳注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待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爲侯伯故兼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駟鐵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 補

喬樅謹案服虔以駟鐵小戎爲秦仲之詩與毛詩敘不同是據魯詩爲說故與毛異

有車轔轔

王逸楚詞九歌注轔轔車聲也詩云有車轔轔大司命篇又九辯注軒車先導聲轔轔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有車鄰鄰釋文云本又作轔鄰字蓋轔之假借攷漢書地理志引詩作轔文選潘安仁藉田賦注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引詩並作有車轔轔是三家今文同廣雅轔轔聲也正釋此詩之訓

有馬白顛

尒疋釋畜的顙白顛舍人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說文的馬白顙也虞翻易注曰的白顙額也訓義並同馬瑞辰曰的之言的謂白額的然著明如射之有的也的爲射堋中珠子故以戴星釋之非泛以白爲的也的从勺聲同卓故又通作卓觀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鄭注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爲上卓當卽的之假借觀禮十馬以卓爲上是古人以的顙爲重故詩人亦以白顛爲言也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尒疋釋言並併也郭璞曰詩云並坐鼓瑟補

列女傳六詩云既見君子並坐鼓瑟齊孤逐女傳補

逝者其耋

尒疋釋言耋老也舍人曰年六十稱也春秋正義孫炎曰耋鐵也老人面如生鐵色毛詩正義郭璞曰八十曰耋補

喬樅謹案劉熙釋名云八十曰耋耋鐵也皮黑如鐵與孫注

義同桓寬鹽鐵論王肅易注並以八十爲耋服虔左傳注馬融易注則以七十爲耋舍人爾雅注何休公羊注又以六十爲耋說各不同馬瑞辰曰按徐彥宣公十二年公羊疏曰七十曰老曲禮文也案今曲禮曰七十曰耋與此異也是徐彥所見曲禮有作七十曰耋者矣又曲禮八十九十曰耄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耄是陸氏所見曲禮有作八十曰耋者矣蓋由諸儒所據曲禮本不同故其說各異至六十曰耋未詳所出古六字从八入形近易譌周官校人注云六皆疑爲八之誤是其證也疑舍人何邵公皆以八十爲耋傳寫者譌爲六十耳

四鐵

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列女傳八詩曰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馮昭儀傳補

喬樅謹案傳引此詩二語以證馮昭儀當熊事疑魯詩之義以媚子爲嬪妾之稱也

載獫猲獢

尒疋釋畜狗屬長喙獫短喙猲獢李巡注分別犬喙長短之名 毛詩正義補

郭璞注詩曰載獫猲獢 文選

張衡西京賦屬車之邁載獫猲獢

喬樅謹案毛詩載獫歇驕釋文云歇本又作猲驕本又作獢據尒疋及注引詩作載獫猲獢與張衡合皆據魯詩之文又陸本尒疋作獵釋文云獵字林作猲攷說文引尒疋正作猲

今本尒正獵仍爲獦从說文也毛詩作歛驕者古文之假借

小戎

小戎俴收

尒正釋言俴淺也郭璞注詩曰小戎俴收 補

張衡東京賦乃御小戎 補

駕我騏彝

尒正釋畜馬後右足白彝樊光曰後左足白曰彝毛詩 正義 補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荀子法行篇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

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

騏驪是驂

尒正釋畜白馬黑脣騣黑喙騧郭璞曰今之淺黃色 補

喬縱謹案毛傳黃馬黑喙曰騧說文騧黃馬黑喙也今本爾雅白馬黑脣騣黑喙騧白蓋黃字之誤焦循曰尒正白馬黑脣騣釋文引孫炎本作犉言與牛同稱犉本黃牛黑脣之名爾雅白馬疑古作黃馬騧承犉言之故亦爲黃馬也證以郭注焦說良碻

竹轅緹縢

周官考工記弓人注緁弓檛也弓有檛者爲發弦時備頓傷

詩云竹勒緇縢 補

喬縱謹案毛詩竹閉緇縢傳云閉紲緇繩縢約也釋文云竹閉本一作勒攷鄭注儀禮士喪禮云弓檠曰勒縢緣也詩云竹柲緇縢又既夕記注云柲弓檠弛則縛於弓裏備損傷以竹爲之詩云竹柲緇縢鄭君注儀禮多用齊詩兩引此詩皆作柲字蓋據齊詩文鄭君周禮注又引詩作勒蓋從魯詩也柲閉一聲之轉詩我思不閟及閟宮有侐毛傳並訓爲閉太元眾豹騰其祕注訓祕爲閉則義亦通矣胡承珙曰紲通作紲荀子非相篇曰接人則用紲注云紲者檠紲也正弓弩之器也正義謂以繩紲之因名勒爲紲失之

惛惛良人秩秩德音

列女傳二詩云惛惛良人秩秩德音於陵子妻傳補

喬縱謹案惛惛毛詩作厭厭惛是正字三家今文當同厭是聲近假借字毛詩湛露厭厭夜飲釋文引韓詩作惛惛其明證也

蒹葭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蔡邕釋誨蒹葭蒼而白露凝補

泝洄從之

泝游從之

尒疋釋水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孫炎曰逆渡者逆流也順渡者順流也毛詩正義郭璞曰皆見詩補

喬樅謹案泜毛詩作遞說文水部滌逆流而上曰滌洄滌向也水欲下違而之上也从水庶聲滌或从辵朔據此知滌爲正字遞爲或體泜卽滌之俗書也

宛在水中坻

尒疋釋水小泜曰坻補

喬樅謹案坻毛傳云小渚也尒疋釋文坻本一作墀又作泜說文坻或从水从夂作沑或从耆作渚玉篇坻又作坁與泜同

宛在水中泜

尒疋釋水小渚曰泜補

喬樅謹案泜韓詩作詩辭君章句云大渚曰泜詩訓與魯毛異義

終南有條有梅

孫炎尒疋釋木注詩曰有條有梅條梅也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楢條古字通論語微子篇滌滌鄭本作悠悠淮南子墜形訓東方曰條風呂覽有始篇作滔風皆以音近通假

條毛詩釋文云本亦作樧馬瑞辰謂尒疋柚條卽楢條之異文故傳以條卽爲楢說文引詩右抽作右揂足爲由笛古字通用之證

有杞有棠

白帖五有杞有棠

案王伯申云毛傳釋杞棠爲山白帖所引殆韓詩也紀與杞通堂與棠通杞棠皆木名與上文條梅爲一例春秋杞侯公穀作紀左傳堂谿楚詞作棠紀堂假借字也壽祺案釋文於終南有紀有堂引崔集注作杞白帖所引有杞有棠是韓詩釋文何以不著疑白氏取諸魏晉類書或是齊魯之異文偶有存者

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鏘鏘壽考不忘

中論藝紀篇詩云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鏘鏘壽考不忘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也愛其德故美其服也 補

黃鳥

史記秦本紀秦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黃鳥之詩

史記敘傳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爲殉詩歌黃鳥

應劭漢書注秦繆公與羣臣飲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爲作也 史記正義補

又風俗通義繆公受鄭甘言置戎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叡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詩黃鳥之所爲作故謚曰繆 補

趙岐孟子章句一秦穆公時以三良殉葬 補

交交黃鳥止于棘

蔡邕陳太邱碑文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補

惴惴其栗

趙岐孟子章句三惴懼也詩云惴惴其栗 補

喬樅謹案高誘淮南說山訓注倕讀詩惴惴其栗之惴據此是魯詩慄字作栗不與毛同今孟子注閩本監本毛本俱作慄此出後人順毛所改七經孟子考文據古本作栗字是也

殲我良人

尒疋釋故殲盡也 補

喬樅謹案說文殲微盡也从歺鐵聲又云歼絕也絕亦與盡同義

如可贖也人百其身

蔡邕陳留太守胡公碑如可贖也

喬樅謹案隸續載平輿令薛君碑如可贖也人百其身與伯

喈所用魯詩合疑三家詩兮字作也與毛氏異

子車鍼虎

高誘淮南脩務訓注子虎秦大夫子車鍼虎 補

晨風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說苑奉使篇倉唐爲太子擊使於文侯文侯曰子之君何業

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與黍離文侯

自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

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補

王褒講德論太子擊誦晨風文侯喻其指意補

張衡思元賦如何淑明忘我實多補

說文鳥部鴆鸆飛貌从鳥穴聲詩曰鴆彼鸆風補

喬樅謹案毛詩鴆彼晨風釋文云鴥說文作鴆攷韓詩外傳引詩作鴥然則知作鴆者魯詩也晨風許書作鸆風亦據魯詩之文毛詩古文假晨爲鸆字

宛彼北林

周官函人注慤讀如宛彼北林之宛補

喬樅謹案鄭司農此注引詩是据魯詩之文毛韓字並作鬱

宛者苑之假借苑木茂貌也鬱說文云木叢生者鬱菀一聲之轉

山有栲檡

尒疋釋木檡其實栜舍人注檡實名栜也釋文孫炎注檡實橡也有栜彙自裹也齊民要術釋木又曰樸栲者郭璞注樸屬叢生者爲栲詩所謂椓樸栲檡補

喬樅謹案栲毛詩作苦

隰有六駁

尒疋釋木駁赤李郭璞曰子赤補

喬樅謹案此郎釋詩之隰有六駁毛傳謂駁如馬倨牙食虎豹與他章山隰之木文不相配當作木名爲正崔豹古今注

云六駁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蘚駁名六駁木詩曰隰有
六駁亦與毛傳義異
隰有樹檖
尒疋釋木檖蘿郭璞曰今楊檖實似梨而小酢可食補
喬樅謹案毛傳檖赤羅也說文云檖羅也詩正義引尒疋檖
赤羅多赤字郤氏晉涵以爲連引舊注之文耳
渭陽
我送舅氏至於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列女傳二秦穆姬者晉獻公之女賢而有義穆姬死穆姬之
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爲晉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
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至於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君子曰慈母生孝子
權輿
於我乎夏屋渠渠
王逸楚詞九章注夏大殿也詩云於我乎夏屋渠渠補
喬樅謹案楚詞招魂章句夏大屋也引詩同又高誘淮南本
經訓注夏屋大屋也說亦與叔師合知魯詩之訓然也又王
文考魯靈光殿賦云揭蘧蘧而騰湊李善注引雀駟七依曰
夏屋蘧蘧高也音渠今案渠蘧字通左氏春秋定十五年晉
侯次于渠蔭公羊作蘧蔭西京賦蘧蒢辟綜注以蘧爲笑渠
是其明證文考爲叔師子當習魯詩疑魯詩文作蘧蘧今本
楚詞或轉寫者順毛改之

胡不承權輿

尒疋釋詁權輿始也郭璞注詩曰胡不承權輿補

喬樅謹案毛詩于嗟乎不承權輿讀于嗟乎句不承權輿句此引詩乎作胡以胡不承權輿爲句蓋本舊注所引魯詩故文異而句讀亦異也

陳風

宛邱

子之蕩兮

王逸楚詞離騷注蕩猶蕩蕩無思慮貌也詩曰子之蕩兮

喬樅謹案毛詩子之湯兮傳云湯蕩也此引魯詩文直作蕩字益三家今文每以訓詁代正經如芄蘭詩能不我甲毛傳云甲狎也釋詩作能不我狎大明詩俔天之妹毛傳俔磬也正義引韓詩作磬天之妹是其顯證也

宛邱之下

尒疋釋邱宛中宛邱又曰邱上有邱爲宛邱陳有宛邱注曰四方高中央下曰宛元和郡縣志補

喬樅謹案宛中宛邱郭璞注以爲中央隆峻狀如負一邱毛詩正義引李孫之說皆云中央下與郭璞異解然自以舊注爲長郭緣誤仞邱背有邱爲負邱句爲解宛中之義故有中央隆高之說而不知宛邱之與負邱固兩不相涉也釋邱下云邱上有邱爲宛邱蓋惟宛邱中央汙下故邱上得復起一邱若使中央隆高則邱上豈能復起一邱乎郭注誤矣

風俗通義十謹案邱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
央下像形也詩云宛邱之下補
喬樅謹案應劭此說尤足與尒疋舊注之義相證明知李孫
之解確爲古訓也
坎其擊缶
風俗通義六詩曰坎其擊缶宛邱之道缶者瓦器所以盛漿
鼓之以節歌補
東門之枌
婆娑其下
尒疋釋訓婆娑舞也李巡曰婆娑盤辟舞也孫炎曰舞者之
容婆娑然毛詩正義補

王逸楚詞九懷注詩曰婆娑其下昭世篇補
喬樅謹案說文女部娑舞也从女沙聲詩曰市也婆娑段氏
玉裁云詩音義婆步波反引說文作槃尒疋音義但云娑素
何反不爲婆字作音蓋陸所見尒疋固作婆娑魯頌傳曰犧
尊有娑飾也鄭志張逸曰犧讀爲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
以爲沙答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娑娑然按今經傳娑
娑字皆改作婆娑詩尒疋卽以槃娑連文恐尚非古也喬樅
案張平子思元賦脩初服之娑娑兮漢人文筆尚多用娑娑
字
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高誘呂覽愛類篇注詩曰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補

潛夫論浮侈篇詩刺不績市也婆娑又婦人不脩中饋休其蠶績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憒憒易爲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刺盜賊所中或增禍重祟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補

喬樅謹案匡衡言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稚圭治齊詩者班固漢書地理志言陳大姬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引宛邱及東門之枌詩爲證孟堅之言亦本齊詩鄭氏詩譜亦用之今案潛夫論云云是魯詩說與齊並同市也婆娑今本潛夫論作女也婆娑盧氏文弨以爲三家異文喬樅案女字蓋市之譌後漢書王符傳引詩仍作市字可證也

衡門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

列女傳二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老萊子妻篇補

蔡邕焦君贊衡門之下栖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飢

又述行賦甘衡門以盥神兮又郭有道林宗碑棲遲泌邱又汝南周巨勝碑洋洋泌邱于以逍遙補

尒正釋故棲遲息也舍人曰棲遲行步之息也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棲遲或作西遲漢嚴發碑云西遲衡門又作徲徥漢婁壽碑云徲徥衡門徲亦作犀說文犀犀遲也玉篇云犀

今作栖是犀遲卽此詩之棲遲皆四家詩之異文也攷說文
鬲鳥在巢上也象形日在鬲方而鳥鬲故因以爲東鬲之鬲
或从木妻是棲爲西之或體又泌之洋洋毛傳云泌泉水也
蔡邕碑文兩作泌邱攷廣雅邱上有木爲柲邱則泌邱益本
於魯詩說尒疋釋邱云水潦所還埒邱水出其前濬邱水出
其後沮邱水出其右正邱水出其左營邱馬瑞辰以爲古者
邱下多有水疑廣雅原作邱下有水曰泌邱後譌爲邱上有
木因改泌邱爲柲邱耳又案毛詩釋文云樂飢本又作藥毛
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晚詩本有作疒下樂以形聲
言之殊非其義藥字當从疒下枭案說文藥治也療或藥字
也則毛止作樂鄭本作藥臧氏鏞堂曰據說文則沈說非也

从疒樂者葢人有疾則苦治之則樂故說文以藥爲正字也
喬樅謂三家作療者皆藥之或體毛詩作樂者亦藥之假借
毛傳云可以樂道忘飢正詮釋藥飢之義非以詩樂飢字讀
爲喜樂之樂前儒强分毛鄭二讀非也觀列女傳引魯詩作
療飢而蔡伯喈焦君贊云樂以忘飢韓詩外傳引詩作療飢
字同魯詩而上文云彈琴咏歌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
可以發憤忘食矣是魯韓發明藥飢之義大旨皆與毛同是
證毛詩樂飢卽藥之假借也藥字訓義臧說得之

東門之池

彼美淑姬可與寤言

列女傳二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魯黔婁妻篇

喬樅謹案列女傳晉文齊姜篇引詩彼美孟姜可與寤言上句本鄭風有女同車詩語與此不連傳欲證齊姜女事故以意合之寤毛詩作晤說文云晤覺也又云寤覺而有言曰寤則寤晤音義並同矣

墓門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墓門有棘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列女傳八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女採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棘有

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棘則有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辯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楚詞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曰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佚聘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言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鴞女獨不嫮也

案此與列女傳合而有小異

喬樅謹案墓門有棘棘當作棘觀叔師引詩墓門有棘有鴞

萃止是魯詩二章俱作棘故云棘上猶有鴞列女傳作楳或
俗本据毛詩改之馬瑞辰云玉篇古文某作㯳㯳棘形相似
棘楚譌作㯳因之毛詩作梅又作楳耳
王逸楚詞離騷注訊諫也詩曰訊予不顧訊字俱誶之誤誶與萃相
喬樅謹案詩歌以訊止訊予不顧訊字俱誶之誤誶與萃相
韵作訊則音義俱舛矣毛詩釋文云訊又作誶音信徐息悴
反告也韓詩訊諫也是陸氏所見詩本亦有作誶者廣韵六
至云誶告也引詩曰歌以誶止字尚不誤洪興祖楚詞補注
亦作歌以誶止攷爾雅釋詁誶告也釋文誶沈音粹郭音碎
說文誶讓也从言卒聲國語曰誶申胥段氏玉裁云誶訊義
別誶多訛作訊如尒正誶告也釋文云本作訊音信說文引
國語作誶今國語作訊此詩歌以誶止毛傳誶告也及雨無
正詩莫肯用誶鄭箋誶告也正用釋詁文而釋文誤作訊以
音信爲正賴王逸楚詞注及廣韵所引可證其誤列女傳訊
字雖誤止字尚未誤今毛詩不獨誶譌作訊並止字亦譌爲
之戴氏東原云此句止字與上句相應凡詩韵在句中者韵
下用字不得或異惟不可休思譌作息此譌作之也均宜改
正
又案阮氏釋文校勘記訊諫也六經正誤云訊諫也作諫誤
說文諫數諫也从言从柬七賜反諫促也从言从約束之束
音速宋小字本所附作諫誤多一畫當由不識諫字者誤改
耳據此則誶字訓諫義雖可通當以諫字爲正楚詞注作諫

或是轉寫之譌今本釋文諫字亦譌作諫矣

防有鵲巢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

尒疋釋宮廟中路謂之唐瓿甋謂之甓李巡曰唐廟中路名瓿甋一名甓孫炎曰詩云中唐有甓郭璞曰甋甎也今江東呼爲瓿甓毛詩正義補

又釋草鷊綬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綬

喬樅謹案鷊字毛詩作鶹不從艸古今文之異尒疋釋文云鶹又作鶹鶹字蓋後人轉寫改從毛詩又攷說文艸部鷊綬草也从艸鳦聲詩曰邛有旨鷊是許氏所引詩亦三家之異文鷊音近故得通用

心焉惕惕

尒疋釋訓惕惕愛也補

喬樅謹案郭景純注云韓詩以爲悅人故言愛也據此知三家之家之義與毛迥殊毛以此詩爲憂讒而作故解惕惕云猶忉忉也引韓詩悅人之說以證明雅訓又案眾經音義云惕惕疾也懼也引詩曰心焉惕惕此申毛氏之說者與尒疋訓異

澤陂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風俗通義十詩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傳曰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補

喬縱謹案此所引傳卽魯詩澤陂之傳也應劭習魯詩故於魯詩傳單稱傳猶白虎通義用魯說辟雍篇引水圓如璧云云單稱詩訓姓名篇引文王十子云云單稱詩傳也觀風俗通義此條下文引韓詩內傳明著韓詩字則上文引詩及傳之確爲魯詩傳無疑矣荷字魯詩作茄與毛氏文異疑此荷字是後人轉寫據毛詩改之也

尒疋釋草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樊光注詩曰有蒲與茄郭璞注菡萏見詩那昺疏詩陳風云有蒲與蓮 補

喬縱謹案高誘淮南說山訓注荷水菜夫蕖其莖曰茄與釋草合蓋魯詩之訓如此毛詩箋云芙蓉之莖曰荷正義曰如尒疋則芙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爲喻亦以荷爲大名故言荷耳樊光尒疋注引詩作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喬縱攷漢書楊雄傳衿芰茄之綠衣集注云茄亦荷字見張揖古今字詁然鄭從三家詩文自當作茄不宜仍用荷字荷當爲茄之誤正義以荷爲大名故言荷殊失鄭義又案陸孔並見韓詩而俱不言字異則韓與毛同鄭君所據及樊光所引皆用魯詩之文毛詩次章有蒲與菡萏鄭箋改菡爲蓮攷御覽九百七十五引詩有蒲與蓮與那昺尒疋疏同漆洧詩方秉蕑兮釋文引韓詩曰蕑蓮也焦氏循據太平御覽引韓詩以秉蕑爲執蘭與毛不異謂釋文所引當是有蒲與蕑之注陸元朗誤載於鄭風然則韓詩於此章亦祇訓蕑

爲蓮字不作蓮也鄭箋茄字既據魯詩改毛則蓮字亦據魯詩可知矣邢昺所引詩語葢據尒疋舊注之文御覽所採亦魯詩之佚句散見於百家者也

陽如之何

尒疋釋故陽予也郭璞曰魯詩云陽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爲阿陽補

喬樅謹案毛詩傷如之何傳云傷無禮也箋云傷思也此引魯詩作陽以陽爲予文義與毛並異馬瑞辰曰易說卦兌爲妾爲羊鄭本羊作陽注云此陽謂爲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是陽同厮養之養自稱陽者謙辭也有蒲與蓮說見前

勞心悁悁

張衡思元賦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補

喬樅謹案李善文選注引毛詩曰勞心悁悁今詩作中心悁悁中字疑勞之誤平子賦正用詩語可爲明證有蒲菡萏見前

展轉伏枕

高誘淮南說山訓注詩曰展轉伏枕

喬樅謹案今本淮南注作展轉伏枕寤寐咏嘆疑高注本引此詩寤寐無爲展轉伏枕而後人轉寫顛倒錯誤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二十三終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二十四　南菁書院

魯詩遺說攷七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魯詩國風七

會風

羔裘

潛夫論志姓氏篇會在河伊之間其君驕貪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和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　補

喬樅謹案鄭君詩譜云昔高辛氏之土祝融之墟歷唐至周重黎之後妘姓處其地是爲鄶國爲鄭武公所滅也　此據史記楚世家正義引與今本詩譜微異　毛詩正義云國語鄭語祝融氏後八姓妘姓鄢鄶路偪陽也八姓雖同出祝融皆不處其墟唯妘姓檜者

處其地焉以妘姓之中又有鄢路偪陽故指檜以別之史記楚世家云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四曰檜人案世本會人卽檜之祖也鄭語以八姓爲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

羔裘逍遙

王逸楚詞九章注逍遙遊戲也詩曰狐裘逍遙 補

喬樅謹案楚詞注引詩羔裘作狐裘此轉寫之誤也

素冠

魏書李彪傳曰周室淩遲喪禮稍亡是以要絰卽戎素冠作刺 補

喬樅謹案李彪此義與毛傳異當爲三家詩說今據列女傳引詩爲證杞梁戰沒其妻殉死之事疑彪之所說卽魯詩義彪生於宋代去漢晉未遠魯詩遺說當有存者故得據以爲言又魏書稱彪篤學不倦漁陽高悅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於悅家手鈔口誦不暇寢食以彪之博覽羣書則魯說之散見百家者固嘗及見之也

棘人欒欒兮

高誘淮南任地篇注棘贏瘠也詩曰棘人欒欒 補

說文肉部欒臞也詩曰棘人欒欒 補

爾雅釋故癵病也舍人曰癵心憂傷之病也 釋文補

喬樅謹案毛詩棘人欒欒乃欒之段借說文所引詩蓋據三家之文尒正癵字卽欒之或體許書有欒無癵魯詩當作

巒巒淮南任地篇棘者欲肥肥者欲棘高誘以棘爲羸瘠與毛傳訓棘爲急義異高氏用魯詩之訓也今本引詩作棘人之欒欒此後人轉寫舛錯當作棘人巒巒兮爲是舍人亦正注亦用魯說心憂而僋故病羸瘠也

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列女傳四齊莊公襲莒杞梁戰死其妻枕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遂赴淄水而死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補

喬樅謹案列女傳引詩二語竝無兮字文從省也古人多有此例如棘人巒巒兮許氏說文引亦省兮字

菶楚

樂子之無知

尒疋釋故知匹也郭璞注詩曰樂子之無知補

旖旎其華

王逸楚詞九辯注旖旎盛貌詩曰旖旎其華

喬樅謹案毛詩旖旎作猗儺傳云柔順也魯詩與毛文義竝異又劉向九歎惜賢篇結桂樹之旖旎兮王逸章句引詩文同校本云一作猗狔案司馬相如上林賦猗狔從風卽旖旎之或體也

匪風

潛夫論志姓氏篇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補

匪風飄兮

王逸楚詞九歌注飄風貌詩曰匪風飄兮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孰將西歸懷之好音

說苑善說篇詩云誰能亨魚溉之釜鬵孰將西歸懷之好音物之相得固微甚矣補

尒正釋器鬵謂之鬵鬵鈒也孫炎曰關東謂鬵爲鬵涼州謂鬵爲鈒毛詩正義郭璞曰詩云溉之釜鬵補

喬樅謹案說文鬲部鬵鬵屬鬵大釜也金部鈒下一曰鬵鼎屬然則釋器所謂鬵者亦指釜屬或以飯甑當之非也又溉字說文手部云摡滌也从手既聲詩曰摡之釜鬵摡訓滌濯溉訓灌注二義各別陸氏毛詩釋文云溉本又作摡案作摡者是也溉字古文之叚借

王逸楚詞九嘆注鬵釜也詩云溉之釜鬵

曹風

蜉蝣

尒正釋蟲蜉蝣渠略郭璞曰蜉蝣似蛣蜣補

喬樅謹案方言蜉蝣秦晉之間謂之渠略說文蠷蠖蠷一曰浮游朝生暮死者浮游即蜉蝣也然則渠略亦蠷蠷之叚借耳

衣裳楚楚

喬樅謹案戰國秦策不韋使楚服而見高誘注云楚服盛服即用此詩衣裳楚楚之義馬瑞辰曰毛傳云楚楚鮮明貌案

說文鸕會五采鮮貌引詩衣裳鸕鷀蓋本三家詩楚楚即鸕鷀之叚借鸕从盧聲虛从且聲楚从疋古讀如胥與且同聲故通用鸕鷀借作楚楚猶賓之初筵籩豆有楚義同韓奕之籩豆有且也

惟鶖在梁

尒疋釋鳥鶖污澤郭璞曰今之鶖鴣也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污澤俗呼之爲淘河 補

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續漢書輿服志詩刺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傷其敗化 補

尸鳩

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荀子勸學篇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蜚梧鼠五技而窮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補

說苑反質篇詩云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鳲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萬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補

喬樅謹案鳲鳩古字但作尸作鳴者今字也列女傳引詩亦

作尸鳩與荀子同而說苑引詩作鳲鳩此後人用今字改之耳

列女傳一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 魏芒慈毋傳補

喬樅謹案荀子說尸鳩詩與說苑列女傳意旨相合則魯詩之說多本於荀子於此益見說苑所引傳卽魯詩傳也列女傳述詩義與說苑同皆據魯詩之文所謂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卽荀子事兩君者不容之義也說苑引詩言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今據荀子君子篇言尙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疎序長幼五者引詩其儀不忒爲證知魯詩卽本荀子爲說故有五者不離之語說苑蓋節引之非全文也

淮南詮言訓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 補

喬樅謹案此義與荀子勸學篇說詩大旨竝同淮南蓋亦本魯說惟兮字引皆作也與諸家異

潛夫論德化篇所謂乎者內懷尸鳩之恩交際篇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補

漢書鮑宣上書曰天下迺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

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 補

喬樅謹案諸習魯詩者說尸鳩之義詞無譏刺與毛異解宣亦不以此詩爲刺殆用魯說爲天牧養元元視之如一云云與說苑引傳君子以一儀理萬物天心也語意亦同

尒疋釋鳥鴡鳩鵴鶻樊光曰春秋云鴡鳩氏司空心均平故爲司空孫炎曰方言云鴡鳩自關而東謂之戴勝 春秋正義 補

鴡鳩在桑其子在梅

高誘淮南時則訓篇戴鴡戴勝鳥也詩曰鴡鳩在桑其子在梅是也 補

喬樅謹案鴡字今本譌作鳴緣淮南文有鳴鳩字而誤高於鳴鳩已有注解此引詩乃證鴡鳩之卽爲戴鴡也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荀子君子篇尙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疎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分此者也忠者惇愼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備而不矜夫故爲天下貴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補

喬樅謹案楊倞注荀子仁此者也句云此謂尙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疎序長幼五者也疑此先王之道也句此下舊有五者二字故楊注云然說苑引詩傳亦有五者不離之語可證也今本荀子無五者二字文脫佚也

又富國篇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特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補

喬樅謹案淑人君子二句又見議兵篇引詩

列女傳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楚昭定姜傳補

列女傳一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衞姑定姜傳

何休公羊傳解詁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四國天下象也昭十八年補

風俗通義四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補

喬樅謹案此引傳與說苑引傳同益足證應劭之習魯詩也

下泉

愾我寤歎

王逸楚詞九嘆注愾慨歎貌也詩曰愾我寤歎遠逝篇補

喬樅謹案毛詩愾作愾箋云愾歎息之意又玉篇噎下引詩曰噎我寤歎廣雅噎滿也噎益齊韓之異文

豳風

七月

史記劉敬傳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

公劉避桀居豳補

又匈奴傳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邑於豳其後三百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補

喬樅謹案史記周本紀曰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

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又國語曰不窋失官竄於戎狄之間
韋昭注謂在太康時其說非也史記言公劉避桀居豳自太
康至桀相距二百六十餘年公劉爲不窋孫於年代不合戴
震據史記言孔甲淫亂夏后德衰諸侯畔之謂不窋失官當
在孔甲時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窋城城東三里有不窋冢
毛大可謂公劉遷豳應自不窋城遷不應自邰遷馬瑞辰曰
按毛說非也不窋失官以後至子鞠時必嘗復其稷官復居
于邰至公劉時又遭夏桀之亂復失其官乃自邰遷豳耳以
公劉詩涉渭爲亂考之水經渭水又東過武功縣北酆道元
注渭水又東逕釐縣故城南舊邰城也是邰在渭旁非自邰
遷豳無由涉渭取材也又公劉詩傳曰公劉居於邰而遭夏
人亂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西遷其民邑於豳焉按邰在
今武功縣豳今邠州豳在邰北百餘里不窋城又在豳北二
百餘里使公劉自不窋城遷是自外而遷于內非所以避中
國之難也

潛夫論浮侈篇明王之養民也愛之勞之教之誨之愼微防
萌以斷其邪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民固
不可恣也李賢曰七月詩豳風也大謂耕桑之法小謂索綯
之類自春及冬終而復始也後漢書王符傳注補

無衣無褐

蔡邕九惟文無衣無褐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尒疋釋故饁饋也孫炎曰饁野之餉 毛詩正義 補
又釋言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 毛詩正義 郭璞曰今之嗇夫也 補
又釋訓喜酒食也舍人曰古曰饎 釋文 李巡曰得酒食則喜歡也 毛詩正義 補
喬樅謹案尒疋音義云饎舍人本作喜釋云古曰饎據此則知魯詩文亦作田畯至喜而喜字訓爲酒食與毛義異故鄭君詩箋從魯訓讀喜爲饎也舍人云古曰饎謂古卽以喜爲饎字李巡云得酒食則喜歡是李本尒疋亦作喜字

春日載陽
張衡東京賦春日載陽辭綜曰陽暖也
喬樅謹案毛詩陽字無傳鄭箋云陽温也辭敬文訓陽爲暖當據魯故鄭箋之義亦本魯詩爲解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
尒疋釋訓祁祁遲遲徐也 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祁祁衆多也此訓爲徐義與毛異蓋從魯故

七月鳴鴂
尒疋釋鳥鶗鴂伯勞也樊光曰春秋傳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鶗也以夏至來冬至去 毛詩正義 補
趙岐孟子章句五鴂博勞也詩云七月鳴鴂應陰氣而殺物者也 補

喬樅謹案鴃字毛詩作鶪蓋通用字毛詩正義引王肅云蟬及鶪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七當爲五今據邠卿所引作七月是魯詩文與毛同七之非譌字明矣又攷御覽九百二十三載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曰詩云七月鳴鶪七月夏五月鶪則伯勞也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說與邠卿合曹植多用韓詩所引亦作七月是韓與魯毛詩文皆同也

高誘呂覽仲夏紀注鶪伯勞也是月陰作於下陽發於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於棘而鳴其上 補

喬樅謹案此與趙岐孟子注言應陰氣而殺物說同

張衡思元賦鶗鴂鳴而不芳李善注引服虔曰鶗鴂一名鶪伯勞順陰氣而生賊害之鳥也 補

四月秀葽

說文草部葽艸也从艸要聲詩曰四月秀葽劉向說此味苦 補

苦葽也

喬樅謹案劉中壘此說卽釋魯詩之文段氏說文注云夏小正四月秀幽幽葽一語之轉必是一物苦葽當是漢人有此語漢時目驗今則不識其味苦應夏令也陳啟源毛詩稽古篇云宋曹粹中詩說據尒正葽繞棘薁郭注謂今遠志也語又參以劉向苦葽之說以爲卽今藥中小艸案劉許皆漢人已訓此詩之葽爲苦葽其來古矣今藥中小艸味極苦濟醫家以甘草煮之方可用又有葽繞之稱曹說信爲有本

五月鳴蜩

尒疋釋蟲蜩螗蜩蜩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螗楚地謂之蟪蛄孫炎曰螗五色具毛詩正義補蜩宮中小青蟬也毛詩正義補喬樅謹案方言云蟬楚謂之蜩陳鄭之閒謂之螗蜩宋衛之閒謂之螗蜩通稱也嚴粲詩緝以蜩螗不得爲一物固矣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

尒疋釋蟲蜤蟿舍人曰蜤螽今所謂舂黍也毛詩正義釋蟲又曰翰天雞樊光曰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毛詩正義係炎注同見文選注十二李巡曰一名酸雞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蜤螽本又作蜤詩作斯同音私支反蜤螽卽斯螽古斯析同義陳風斧以斯之箋云斯析也是已莎雞郭璞云一名樗雞蘇頌本艸圖經曰今在樗木上者人呼紅娘子頭翅皆赤然不名樗雞蓋古今之稱不同耳馬瑞辰曰釋鳥有翰天雞郭注云赤羽莎雞亦赤羽故同有天雞之名當以頭翅皆赤俗呼紅娘子者爲是以其生樗樹上名曰樗雞又有生莎草間者故名莎雞也崔豹古今注乃謂莎雞一名絡緯羅願尒疋翼義以俗名絡絲娘當之非是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楚詞九辯哀蟋蟀之宵征王逸曰謂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是其宵征也補

高誘淮南時則訓注蟋蟀蜻蛚促織也詩曰七月在野補
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高誘呂覽季秋紀注詩曰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補
喬樅謹案高誘淮南時則訓注亦引此詩入此室處句
六月食鬱及薁
尒正釋草薁山韭補
說文艸部薁艸也从艸奧聲詩曰食鬱及薁補
喬樅謹案薁毛詩作藁傳訓爲蘡藁釋草山韭之訓蓋解魯
詩薁字也邵晉疏引韓詩云六月食鬱及薁許書引詩正作
薁然則三家今文皆不作藁字與毛詩異文

十月穫稻
蔡邕明堂月令章句十月穫稻人君嘗其先熟故在季秋九
月熟者謂之半夏稻初學記二十七御覽八百二十九補
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高誘呂覽孟夏紀注酎春醞也詩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補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荀子大略篇子貢問於孔子曰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
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補
尒正釋言綯絞也李巡曰絢繩之絞也毛詩正義補
趙岐孟子章句五詩邠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
以爲綯綯絞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

將始播百穀矣 補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

高誘呂覽仲春紀注詩云二之日鑿氷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開氷室取氷以治鑑以祭廟春薦韭卵 補

喬樅謹案高氏注呂覽季冬紀又引詩二之日鑿氷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二句文同早毛詩作蚤鄭君禮記王制及月令注引詩四之日其早竝與高注合皆據三家今文攷淮南天文訓日至於曾泉是謂早食說文日部早晨也从日在甲上據此是早爲正字蚤其假借之字也

鴟鴞

史記魯世家武王崩周公當國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之命興師東伐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放殷餘民於衞封微子於宋盩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 補

尒疋釋鳥鴟鴞鸮鴂舍人曰鴟鴞一名鸙鴂 補

風俗通義四由鴟鴞之愛其子適所以害之者 補

喬樅謹案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云鸙鴂巢于葦苕苕折子破卵之惑也李善注引荀子云南方鳥名蒙鴂爲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苕折卵破巢非不牢所繫之弱也是李善以鴟鴞爲即蒙鴂攷方言桑飛謂之工爵自關而東謂之鸙鴂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懿爵楊倞注荀子亦云蒙

鴟鴞鴞也蒙當爲蔑引方言桑飛或謂之蔑雀爲證蔑蒙一聲之轉懱蔑字異音義竝同

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蔡邕胡公夫人哀讚殷斯勤斯慈愛備存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趙岐孟子章句三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鴟鴞小鳥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人君能治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會不如此鳥

案邠卿以鴟鴞爲刺邠君以小弁爲伯奇作攷論衡亦以小弁爲伯奇詩論衡言闕雖用魯說則小弁亦魯說邠卿說小弁用魯詩則說鴟鴞亦魯詩也

喬樅謹案鴟鴞周公所作貽成王之詩而以爲刺邠君者不敢斥言王故託邠君以爲諷猶唐人詩之託言漢家也

予室翹翹

尒疋釋訓翹翹危也補

張衡東京賦常翹翹以危懼補

予唯音之嘵嘵

尒疋釋訓嘵嘵懼也補

喬樅謹案釋文嘵嘵本又作噍攷說文心部無嘵字噍噍卽嘵嘵之譌當作噍爲正釋訓之語正釋此詩也

說文口部噍懼聲也从口堯聲詩曰予惟音之噍噍

案今本說文作唯予音之噍噍玉篇口部廣韵三蕭引詩竝

作予維音之嘵嘵當依玉篇乙正二書卽本說文也
喬樅謹案毛詩予維音嘵嘵無之字說文及玉篇廣韵引詩並有之字其爲三家詩文可知說文偁詩於毛氏之外載魯詩爲多此引詩唯字不從糸作維亦與毛異小雅我馬維騏淮南書引詩作唯不與毛同知此亦爲魯詩也

東山

零雨其蒙

尒疋釋故霝落也郭璞曰霝見詩 補
王逸楚詞七諫注蒙蒙盛貌詩曰零雨其蒙 補
喬樅謹案說文霝雨零也从雨冷象零形詩曰霝雨其濛許所偁詩蓋毛氏也今毛詩作零雨非舊文矣霝字卽霝之段借魯詩文當爲霝雨王逸楚詞注引詩作零此後人所改亦如毛詩之改霝爲零也蒙毛詩作濛傳云濛雨貌魯詩亦假蒙爲濛字尒疋釋天疏引詩同蓋據舊注之文

蜎蜎者蠋烝在桑野

尒疋釋蟲蜎烏蠋樊光曰詩云蜎蜎者蠋 詩正義 郭璞曰蟲大如指似蠶 補
又釋言烝塵也孫炎曰烝物久之塵 詩正義 補
喬樅謹案說文虫部蠋桑中蠶也 今本說文作葵中蠶也葵字蓋桑之譌此據尒疋釋文所引 从虫上目象蠋頭中象其身蜎蜎 段氏注云中謂勹 詩曰蜎蜎者蠋段氏注云今毛詩及尒疋左旁又加虫非也此桑中蟲而言似蠶者按淮南子云蠶與蜀相類而愛憎異也烝毛傳

訓爲窴鄭箋云古者聲窴填塵同此鄭君依魯訓以通毛義也

果蠃之實

尒疋釋草果蠃之實栝樓李巡曰栝樓子名也孫炎曰齊人謂之天瓜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郝氏懿行云果蠃栝樓聲相轉蠃當爲蓏栝樓當爲蓏苦蔞皆假借字說文云蓏蔞果蓏也

蜾蠃在室蠦蜪在戶

尒疋釋蟲蜾蠃委黍蠦蜪長踦郭璞曰舊說蜾蠃鼠婦之別名長踦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喜子補

喬樅謹案毛詩蜾蠃字不从虫古文之假借也說文蜾蜾威

委黍委黍鼠婦从虫伊省聲故段伊爲蜾尒疋亦或作伊威此依毛詩本魯詩今文當用正字蠦毛詩作蠦釋文云音蕭說文作蠦音夙段氏玉裁曰蠦正蠦譌風雨之瀟誤爲蠦可證眾經音義引詩作蠦蜪在戶云上音肅下音蕭此古字古音也

騧駁其馬

尒疋釋畜騵白駁黃白騧舍人曰騵赤色名曰駁黃白色名曰騧也孫炎曰詩云騧駁其馬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郭注引詩同郎用舊注之文騧毛詩作皇古文段借字

親結其褵

尒正釋器婦人之褘謂之褵褵綏也孫炎曰褘幅巾也郭璞曰今之香纓也褘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爲褘綏繫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褵謂毋送女結其所繫著以申戒之說者以褘爲幅巾失之也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尒正釋文褵本或作褵或本是也褵字魯詩之文作褵者順毛改字攷方言蔽膝江淮之閒謂之褘魏宋南楚之閒謂之大巾自關東西謂之蔽膝釋名云褘所以蔽膝前也婦人蔽膝亦如之婦人蔽膝齊人謂之巨巾田家婦女出至田野以覆其頭故因以爲名也褘有巾名故孫炎以幅巾釋之郭璞以爲今之香纓殊誤由不達魯詩之義故耳今俗女子嫁時以絳巾覆首猶其遺象綏垂也結之餘者下垂爲飾故云綏也

破斧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白虎通巡狩篇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狩三年二伯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補

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

何休公羊傳解詁此道黜陟之時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補

喬樅謹案何邵公述破斧詩義與白虎通合公羊家用齊詩邵公則用魯詩者是此篇魯齊說同矣荀子言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東征而西國怨卽魯詩之義所本也毛傳以四國爲管蔡商奄說與魯詩異

尒正釋言皇正也郭璞曰詩曰四國是皇補

楊雄甘泉宮賦挾東征之意補

法言先知篇昔在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王補

亦孔之將

王逸楚詞九章注孔甚也詩曰亦孔之將

四國是訛

尒正釋言訛化也郭璞曰詩曰四國是訛補

喬樅謹案訛毛詩釋文云又作吪攷說文有吪無訛訛葢吪之或體

伐柯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潛夫論明忠篇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補

蔡邕薦邊讓書成伐柯不遠之則

又太尉楊公碑閑於伐柯

九罭

九罭之魚鱒魴

尒正釋器緻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罔也孫炎曰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詩正義補

又釋魚鮁鱒魴樊光曰詩云九罭之魚鱒魴 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云釋魚有鱒魴樊光引此詩盧氏文弨
以正義引鱒魴當作鮁鱒此不然也攷尒疋釋文鮁下引字
林云魴也鰲下引廣雅云鮹鰲鯠下引埤蒼云鰲鯠鮹也字
林作鯠是舊本讀鮁鱒魴句鮹鰲鯠句與今本郭讀異郝氏
懿行曰釋文所引廣雅及埤蒼並以鰲鯠與上文鮹字相屬
此古讀也據詩疏引釋魚云云然則樊讀以鱒魴相屬鮹鰲
鯠相屬故張揖讀從古也喬樅謂據釋文引字林說明以鮁
字訓魴則呂忱亦讀鮁鱒魴為句毛傳訓鱒為大魚是以鱒
為魴之大者从魚尊聲與大鰕之為鰕从魚高聲意同釋魚
鮁鱒魴與鮥鯠鮪同例字雖从魚不得分析為二魚名說文

訓鱒為赤目魚別為一義猶之鮹大鱯又別為鰲鯠也
張衡西京賦布九罭設罣麗擾鯤鮞殄水族李善曰毛詩九
罭之魚鱒魴尒疋曰九罭魚網罭與緎古字通 補
喬樅謹案據善此注是毛詩九緎字不作罭故謂罭與緎古
字通平子賦作罭依魯詩文也毛詩釋文九罭本亦作罭案
罭與或無異字釋文何用別出益陸所見毛詩本作九緎而
他本亦作罭故別出之以明同異毛氏古文假緎為罭三家
今文竝用罭字他本亦作罭者是據三家之文也
衮衣繡裳
王逸淮南說林訓注詩曰衮衣繡裳 補
狼跋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

尒疋釋言跋躐也疐跲也李巡曰跋前行曰躐跲卻頓曰疐也郭璞曰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 補

漢書集注晉灼曰疐音詩載疐其尾之疐 息夫躬傳 補

喬樅謹案晉灼注文三王傳引魯詩說則此當亦據魯詩之文

善化劉鐸
長沙王賓校